

夏日清晨,我们县植保站两名技术人员驱车前往高铁镇西海村,为水稻种植大户熊新阶去安装100套诱捕器。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空气却沉闷不堪,已显露出燥热的氛围。树上的绿叶纹丝不动,只有那知了在欢快地叫着,好像在大声宣告:滚滚热浪将扑面而来!

在乡间田野行走二十年,却不曾去过西海村。“西海”,多么好听的名字,让人联想到大海或辽阔的水域,不觉心生凉意。车子沿着一条银带般的水泥路前行,路的两边是一座座山丘,山丘上是密密的水杉树林,也有些许的果树,其间布满繁茂的杂草,满眼的绿意。再往前走,路的右边出现一座不小的水库,清凌凌的水,静幽幽的远山,几只水鸟偶尔掠过波光粼粼的水面,让人顿生无边的遐想;而在路的右边,可以望见一口荷塘,满池的荷叶碧绿娉婷,满池的荷花清雅绽放,仿佛有淡淡的荷香飘过来,打开车窗,深深地吸一口,再吸一口,沁人心脾。

车子在山丘间穿行,阳光在树林间穿梭,越往深处行,路越来越窄,林木越来越繁茂,空气越发的舒缓起来。时不时见到山林间有两三户人家,空落落的房舍掩映在绿树间,或大门紧锁,或只有孤独的老人坐在门前,不见袅袅的炊烟,不闻咕咕鸡鸣。多年之后,这里会不会完全没有人烟?这里的村民难道不眷恋故土?他们的离开一定是不得已,他们还会有回来的一天吗……正当我感慨万千时,车子在一排低矮的瓦屋前停下来,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

清风暖阳,鸟语花香,春来春往,我陶醉其中,无言地享受生活中的快乐。不知何时开始,文字在我心灵中身体里躁动,牵动身心的每一条神经,突然炸裂般地苏醒。从此,文字不再仅仅是文字,它们像一个个精灵,文字的表面、侧面、深处、宽处无一不急着诉说,它们急切地告诉我们它们富有深意……

有人说“热闹的往往浅薄”,热闹的时候人们的情绪是漂浮的,满满地往上冒泡泡,所以说美得冒泡。当遭遇挫折与打击,碰壁摔跟头,满怀悲愤,我们不得不沉下心来,仔细思考,用心寻找出路,寻找从挫折中奋起的新起点。这时候,就在这时候,那些写在书上的文字,那些人们掏心挖肺、才情奔泻出来的记录,那些人心走心的话语有如精灵——活的精灵,它们突然间从书中窜出来,映入眼帘,直击心底,为懂得它们深意的人们抢救修补心灵的创伤。

从前的我,只管浅薄地快乐着,热闹着,骄傲而任性。渐渐岁至中年,各种遭遇未经允许地长驱直入,我完全没有准备好,真心有些招架不住,需要不断地擦拭心灵,清理岁月留下的垃圾,不断地强壮精神,让我们足以去应对生活的各种挑战。

在我快乐时,我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我想起来用文字宣泄我心中的郁闷。即便是这样,文字依然如我的老朋友,对我不离不弃,在我郁闷难耐的时候,我拿起手中的笔,或是电脑键盘,倾诉心中的悲苦,如同抽丝剥茧,在自

每临教师节,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父亲,想起那个把教师的悲情和爱意铸进骨髓融入血液的老教师。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在近乎文化干涸的家乡,读过经书教过私塾的爷爷是十里八村文案的里手,也是那时的我心中的骄傲。而对于我的父亲,因为有一次他把我家藏在阁楼里的许多旧书一股脑儿的当废纸卖了以后,让喜爱看书的我好是伤心,由此我猜想父亲肯定没读过书。不料有一次,带我们数学的老师病了,学校找人代课,竟把常年放养生产队那几条黄牛的父亲找来了。也不曾想走上讲台的父亲,一改做农活时的窘态和拙笨,数学课竟然讲得生动而有趣,让一向有点瞧不起父亲的我惊讶不已,当然,也心傲不已。

由此我逐渐知道,父亲不仅读过不少书,而且之前教了十几年的书,只是由于政治原因,才被迫离开了教师岗位。也许是由于文化惹的祸,父亲在那时期对文化只字不提,有一阵子,甚至看到与文化相关的事物

美丽的

西海村

■许爱琼(嘉鱼)

走下车,一位中等个头、黝黑皮肤的大哥迎了上来,他就是种田大户熊新阶。熊大哥五十多岁的样子,阔脸,大眼睛,眉宇间满含笑意,精气神十足,他的裤脚上沾着泥水,看来是刚从田地里回来。瓦屋前坐着四五位村民,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他们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听着乡村广播,一边谈论着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听熊大哥讲,这一排瓦屋是他十多年前盖的,为的是在路边开一家代销店,他自家的房子是两层的楼房,离这不远。那时候村里的人口多,代销店的生意还特别的红火,现在村里没有了年轻人,几乎没有了生意。但店门不能关,村里那些老人,他们体弱多病,哪有精力走出山林,去镇上买一些油盐酱醋。所以,代销店依旧开着,不为赚钱,只为方便那些留守老人。

我们一边聊一边组装诱捕器,不一会的功夫,成功组装了十五套。熊师傅一下子就学会了组装的技能,所以余下的留给他自己处理。我们又和他一起将组装好的诱捕器运到他的水稻田,将其安装在田间地头,一亩田安装一

文字的

精灵

■孙和平(温泉)

己与自己的诉说中,以文字为中介,自己与自己做了朋友。在与文字的倾诉中,身心的情绪垃圾慢慢卸下来,在与另一个自己对话的过程中,慢慢想清楚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悲愤中,文字醒来,开始用它灼热的力度炙烤我的身心,驱散阴霾;悲愤中,文字醒来,用它的浅吟低唱,轻轻诉说它的情怀;悲愤中,文字醒来,用它的种种细腻,滋养着我的精神,打通我的命脉……

我必须清醒,这是我人生的必然经历,我不能在懵懂中度过一生;我必须清醒,品尝生活的苦辣酸辛,我的感知需要在清醒的状态下进行;我必须清醒,有质量的人生必须是有担当的人去完成。

清风暖阳,用悲愤中醒来的文字重新输入,竟有了不一样的深度;鸟语花香,用悲愤中醒来的文字再次记录,竟有了不一样的鲜度;春来春往,有了从悲愤中醒来的文字倾情辅助,竟有了不一样的温度。从此后,我将与

父亲的

教师结

■陈怡升(咸安)

都觉得堵心。所以,他把承载着自己教书梦想的一切东西都舍弃了。而自从那次代课了以后(其实也就是几天时间),父亲似乎找到了自己的自尊和自信,即使是在家放牛,也放得兴趣盎然,并且,也开始关注并辅导我们的学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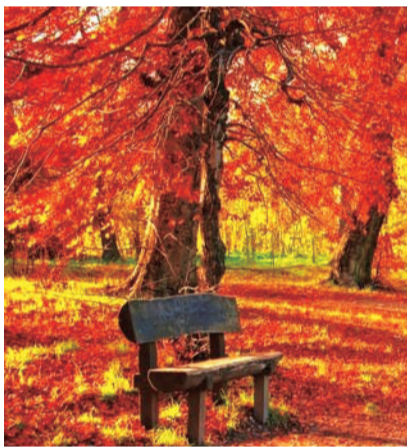
而真正让父亲挺直腰杆的事儿,是“文革”结束后他被平反了,又走上了教师岗位。挣脱羁绊的父亲总是乐呵呵的,浑身上下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全心全意地扑在教育事业上。那时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在一中

套诱捕器,主要用来诱杀水稻害虫二化螟的成虫,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这时候烈日当空照,我们每个人都汗流浃背。熊大哥赤着脚走在田埂上,晒得通红的脸上挂满了汗珠,却依然干劲十足,一脸的兴奋。他说:“这样的绿色防控真好,不用打药了,稻米的质量好了,价格会更高,真心地感谢你们!”

山区的稻田不像平原的那么平展、成片,一马平川,而是高高低低,这儿一块,那儿一片,田的四周野草丛生,田埂凹凸不平,田间耕种不便,管理起来自然十分的艰难。十五亩地几乎要走十五道田埂,每一道田埂上的野草都被熊大哥砍得光秃秃的,田里的稻苗疏密有致,一棵一棵稻株在烈日下精神抖擞,显露出勃勃的生机。我此刻站在一棵大树下,和一位正在塘边浣洗衣裳的老阿姨聊起熊大哥,老人家说:这个熊娃吃得苦,蛮有种田的头脑,心地也善良,村里好多出去打工的人都愿意把地给他种。阳光越来越炙热,熊大哥行走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湿透了的衬衣紧贴其背,他的脚步不急不缓,一脸的从容与平静。这使我突然想到了梵高的《向日葵》,一股阳光下的生命力!

告别熊大哥,驱车返回,正是热浪滔天的正午。熊大哥站在他的代销店门前,举起他那双黝黑粗糙的大手与我们作别,笑意在汗水中荡漾。再次经过那座水库,再次望见那口荷塘,它们依旧安静如斯。我想:只要心底纯净,不管世事多么喧嚣,我们依旧可以从容自在!

我想说:七月,我到过美丽的西海村!



从悲愤中醒来的文字为伍,享受生活中的四季轮回、花飞雪舞。

文字精灵们,你们全方位地朝我涌来吧,你们的表面、侧面、深处、宽处全都向我诉说,诉说你们的富有深意,诉说你们的弦外之音,大弦咚咚,小弦嘈嘈,耳膜嗡嗡,我将全身心地沉浸,全身心地体会感悟。有了从悲愤中醒来的文字精灵,我的生命开拓了深度和宽度。如今我不惧怕逆境与考验、辜负与待慢、伤害与欺骗,我全情悦纳生命中的顺境与幸运、开心与畅快、幸福与蜜甜。

山还是那座山,水也还是那道水,有了从悲愤中醒来的文字做主,一切显得不同。

心小学教书,上高中的我经常很晚下自习回来时,总会看见伏案工作的父亲,暗淡的灯光笼罩着父亲瘦弱的身影……

其后的好多年,已经退休的父亲不愿居闲在家,他总是很乐意被许多学校返聘,很乐意忙碌在三尺讲台上。直到他后来腿脚不便不能站立为止。而且他人前总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教书生涯,人后又以傲然而肃然的神情教育后辈,他说:教书即积德,德厚则家兴,家兴则国强。

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家三代人以教育为业的已有十多人。父亲在世的时候,他朝思暮想的就是陪伴自己多年的三尺讲台,尤其到了晚年,躺在病床多年的父亲,在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在夸谈后辈的“出息”时,即便是被病痛无情地折磨着,脸上仍然会露出久违的阳光。

今又教师节,我又想起了父亲,想起了那个已去了天国世界十三年的,却可能依然还做着教师梦的老教师。

一只小麻雀

■施卫军(咸安)

下了一夜的大雨,总算驱走了酷暑的炎热。望着窗外随风摆动的绿叶,感觉清晨阵阵清风带来的凉意,我起床信步走上三楼平台,只见我家宠物犬小白在追赶什么东西,我以为它又在狗拿耗子,并没有在意,因为在这之前,它已经抓过了几只老鼠。

这三楼平台,是小白的领地,神圣不可侵犯,别说只老鼠,就连飞来一只苍蝇,它都毫不留情的将它撵走。小白活泼可爱,非常善解人意,给我带来很多的欢乐。

这时,我看见一只麻雀站在平台的护栏上,正冲着小白凶猛的尖叫,听起来有点吓人。只见小白也不示弱与它对着叫,仿佛是在吵架,我顿感奇怪,顺着小白的前方望去,只见角落里有一只小麻雀龟缩一团正发出吱吱的叫声。我一下明白了,原来小白追赶的不是老鼠,而是那只小麻雀。而站在护栏上发出尖叫那只大麻雀,一定是那只小麻雀的母亲,它冲小白厉声的吼叫并摆出一付攻击的态势,是不让小白伤害它的孩子。这场面很动人,我立刻跑上前去,呵斥小白并将它驱逐开来,小白好像受了委屈,冲我叫了两声躲到了一边,看它眼神很不甘心,好像随时准备再次发起攻击。

我急忙走上前用手轻轻地将那只小麻雀捉在手心,正准备看看个究竟,这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那只大麻雀奋不顾身地飞上我的头顶,用尖嘴啄我的头发。我还未反应过来,本能的用手去抓它,它却在我头顶上方不停地盘旋,并发出另外一种叫声。这叫声与刚才冲小白怒吼的尖叫有明显的不同,带有一种哀求的音调,仿佛是在对我说:“请您别伤害我的孩子!”这场景太感人了,从一只麻雀的身上,我再一次倍感那种大爱无疆的母爱。

其实,我并没有要伤害这只小麻雀,只是想看一看它有没有受伤。我仔细地检查一遍,还好只是淋了雨,受到惊吓,并无大碍。我顺手从走廊凉衣绳上,取下一条干毛巾,轻轻的将小麻雀包了起来,用双手捂着它贴在我的胸前,让它能感受我的温暖和爱心。

看着这只可爱的小麻雀,让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童年的快乐时光,爬房檐,掏鸟蛋,设陷阱,要是捉到一只麻雀,一定用一根长线绑在它腿上,牵着它四处乱飞,从中取乐。因为在那储备粮荒、视粮如命的年代,只因麻雀偷吃粮食,被列入“五害”,是被消灭的对象。青年时期,我一支汽枪,打遍小县城,有时一天就有一百多只麻雀葬送在我的枪口下。现在回想起来,倍感惭愧。

如今,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人与鸟类和谐共处,爱护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义务保护鸟类,保护好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到处生机勃勃,鸟语花香。回头我再看看我手中的这只小麻雀,它是多么的乖巧可爱,再抬头看看那只鸟妈妈,勇敢,善良而伟大。

我双手高高举起小麻雀,对着麻雀妈妈说:“你们都是大自然的精灵。来,麻雀妈妈,我将你的小宝宝还给你,你要好好地保护好它哟。”说完,我将小麻雀轻轻地放到房顶的瓦栅上,真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

看着两只可爱的小麻雀,一前一后腾空飞起,只留下一串串愉快的歌声。望着天空远去的飞鸟,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有点失落,有点遗憾。再见了,我可爱的小麻雀。